

金在駿 本學院寄生蟲學助教

在本學院目前比較可以亮相的針灸研究中心內找到金學長，他很客氣地招呼筆者，那種口音的特點只要上過寄生蟲學的同學都能體會得出，因此很自然地我由這個「點」開始請教：

筆者：請問金助教老遠地從韓國回到祖國求學，唸完醫科後仍舊留在學校內擔任課程，是不是有特殊的目的與原因？我想這是很多同學想知道的，能否分享一下？

金學長：哈哈！（漸漸感覺到他的平易近人。）說來話長，不過可以歸納成一句話：學習中醫。

「學習中醫」，我很少（幾乎沒有）由一個醫科畢業生或同學聽到，一旦引出好奇心，就想追根究底問下去，因為除了最近「針灸潮」泛濫以外，付那麼大的代價，只為了學中醫，實在太令在座的老總和我吃驚。（原諒我學淺才薄，對中醫的不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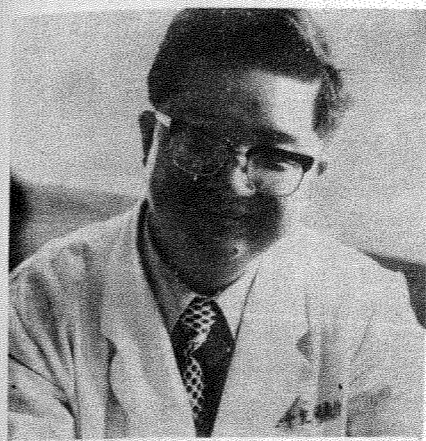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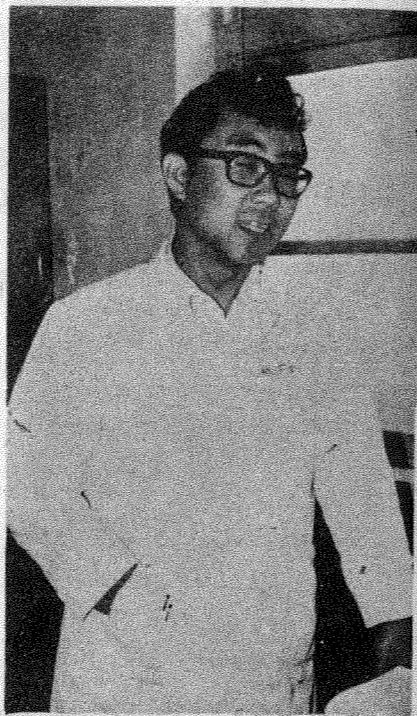
筆者：請問您為何要學習中醫？

金學長：我想可以分三個角度來說，第一是東洋歷史背景，以前抗生素尚未發現：幾千年來，東方極多的病症都由「藥草」來醫治，使得中國人種延續了數千年，不只沒有絕種，而且還大展鴻圖，揚名世界，難道中醫藥沒有它存在的價值和功勞嗎？雖然很多理論以目前科學的知識程度尚無法了解，但我相信這只是目前智慧的不過，而不是中醫藥的不科學。第二可以由西醫的發展來看，目前除了Cancer, Collagen disease, 等極少數的病症仍得研究外，西醫的範圍可以說已經走到了頂點，但是中醫藥却有極多尚未開發的領域，為什麼中國人不就此點，大力去發掘？外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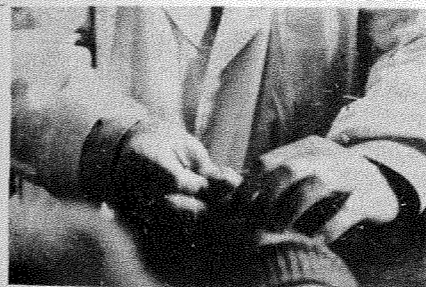
亮圓嗎？第三是環境與風俗習慣趨使，我相信每一個人從小到大，或多或少都會以中藥治過病，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們的四周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因為服用中醫藥而病愈的，這些不就表示中醫藥的可靠性嗎？同時就目前我們國家的醫學設施趕上西洋的程度，可能性並不大，我以為如果在中醫藥方面著手，相信有一天我們會在領導者的地位。「有道理，實在有道理」，我頻頻點頭，表示贊同金學長的見解，金學長又接著呼籲同學：「醫科的同學千萬不要輕視中醫，應該先認識再批評，中醫科的同學不必一定去擠醫科的範圍，中醫藥有很多可以學的。」

金學長侃侃而談，筆者又盼望他能具體的建議一點改進中醫藥的方法，以及中醫教材的統一和使之口語化等等，像現在的資料，內容很好，但是各家說法不同，並且語句之深和唸國文系一樣，這樣是不容易推廣的；（據聞教育部它有改進中醫教材的計劃，實在是一大德政）。其次要在實驗上著手，校內各研究室，應該積極從事此種努力。金學長不愧學者，有遠見而且客觀，建議中肯，他即具有如此才能，筆者料想生活方面必然也可以給同學一點指點；「不可使生活太閒，多多往操場上跑、爬山、郊遊、打球均有益身心，更重要的是積極參與喜愛的工作，使青年人的朝氣充分發揮，天天關在書房或擠在一堆跳舞、賭博，在我看來是種罪過。」

非常感謝金學長的高見，雖然他一直謙稱這些是不足為人的小技，但是這些由經驗堆積上來的「小技」却能帶給同學們很多的利處，起碼對我是受益無窮。 ◆◆◆



許正男 本學院針灸學助教



記得上針灸實驗課時，我不敢針自己的「足三里」，有個胖胖的，笑口常開的助教幫忙了我，後來有機會與這位醫科第八屆畢業而對針灸大有專長的校友晤談，就感到他一定能在其他方面也給我們幫忙。假如各位同學有空到針灸中心去，不論求診或見識針灸，就可以證明我言不虛。

和許學長相識是在兩年前，我剛上二年級，他六年級，當年請教他讀解剖組織的方法，受益匪淺，許學長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因此我從他的精神生活說起：「一個人一定要有生命，每個人都活著，但是有的人生活充滿樂趣，積極而進取，為人服務，也潔身律己，有些人連自己生活的目的都無法了解，更談不上關切別人，整天在迷糊中渡過，憂慮，甚至淫樂，作惡，這種差異在於「生命」的有

無，所謂的生命就是生活的原動力，我的信仰，並不是每一個星期天到禮拜堂作禮拜，有一個儀式，或者迷信而已，而是從根地去改變我的人生觀和處世原則。」從許學長終日指導同學研習針灸，為人治病，而且親切近人，不難看出他對信仰的體驗。認識他兩年有餘，從沒有一次向我「傳道」，但是從言語，行為與工作，我深深發覺「生命」對他的影響，我常常知道他關切一些弱小貧窮的人，幫助需要的人，在物質或精神上，默默地付出對任何人的「愛」與「關切」。我在猜想許學長發胖（約80公斤）的原因大概與終日行善，心靈平靜和喜樂有關，筆者不敢將這份所得據為己有，因此願意將許學長的精神分享給同學，盼望各位同學起而敬之，也期待許學長在未來的歲月裏，有更多的力量奔跑在「有生命」的路程上。

待許學長為一病人針灸腎俞後，筆者改個話題請教他對針灸產生興趣與信心的理由，這位黃維三教授的得意門生笑著說：「幾年前，我親眼看黃教授醫好一位CVA（腦血管意外）病人，才決定攻讀針灸」，看樣子如果有同學懷疑針灸的價值，到針灸中心見識許學長的技術，也許可以有點認識、瞭解。「現在的針灸潮，大家一窩風地只看到針灸的成果——治病，想作一個速成的針灸醫生，反而忽略了針灸治病的機構，捨本取末，實在不是好的現象，在中醫的理論裡，針灸治病有一套嚴密的體系，但與現有的醫學知識却格格不入，如何打破這道障礙應該是首要的。」許學長一針見血的提出針灸潮的危機，在他專家的眼光中，更沈痛地反駁時下對針灸科學的錯誤認識：「針灸只是中醫藥的一部份，也不是只有麻醉作用而已，針灸是能治病的，包括很多內科學無法解決的難題。同時針灸只有麻而不醉，豈可跟麻醉科學同日而語。

」，最可愛的是當筆者請求告知如何使針灸與現代科學結合時，許學長開了個玩笑：「用活人能剖嘛！」，當然是個玩笑，但若不是活人，對針下的反應豈能正確得知呢？事實上，許學長是「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因為如何建築針灸與現代科學間的橋樑是一個值得醫學界深入探討的題目。鄭院長一直強調同學應朝這個方向努力，可能將來真的有個校友揚名環宇。

「針灸將是一門偉大的科學」，許學長滿懷信心的說，「我們學校有這麼好的機會，同學應好好把握，即使沒有興趣，多學一點學問也不妨吧！尤其要出國放洋的同學，在外國有當針灸研究所主任的可能，不能不學啊！」

笑聲中結束愉快的晤談，在圖書館擬這份報告時，腦袋裡還回味著許學長令人深思的語句，他的努力，他的態度，你曉得這是CMC的成果嗎？ ◆◆◆

